

## UNIT 1

### 对 F 的赞美

玛丽·谢里

今年将有好几万的十八岁青年毕业。他们都将被授予毫无意义的文凭。这些文凭看上去跟颁发给他们幸运的同班同学的文凭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当雇主发现这些毕业生是半文盲时，文凭的效应才会被质疑。

最后，少数幸运者会进入教育维修车间——成人识字课程，我教的一门关于基础语法和写作的课程就属于这种性质。在教育维修车间里，高中毕业生和高中辍学生将学习他们本该在学校就学习好的技能，以获得同等学历毕业证书。他们还将发现他们被我们的教育体系欺骗了。

在我教课的过程中，我对我们学校教育深有了解。在每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会让我的学生写一下他们在学校的不快体验。**这种时候学生不会有任何写作障碍！**“我希望当时有人能让我停止吸毒，让我学习。”“我喜欢参加派对，似乎没人在意。”“我是一个好孩子，不会制造任何麻烦，于是他们就让我考试通过，即使我阅读不好，也不会写作。”很多诸如此类的抱怨。

**我基本是一个空想社会改良家**，在教这门课之前，**我将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差归咎于毒品、离婚和其他妨碍注意力集中的东西，要想学习好就必须集中注意力。**但是，我每一次走进教室都会再度发现，一个老师在期望学生全神贯注之前，他必须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无论附近有什么分散注意力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办法，它们与教学风格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单靠风格无法起效，有另一个办法可以显示谁是在教室里掌握胜局的人，这个办法就是亮出失败的王牌。

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位老师亮出那张王牌以吸引我的一个孩子的注意。(1)**我的小儿子是一个世界级的万人迷，学习不怎么动脑筋却总能蒙混过关。直到施蒂夫特夫人当了她的老师，这种局面才彻底改变了。**

当她教我儿子英语时，我儿子是一个高中高年级学生。“他坐在后排和他的朋友说话。”她告诉我。“你为什么 not 把他换到前排来？”**我恳求道。我相信令他难堪的做法会让他安心学习。**施蒂夫特夫人从眼镜上冷冷地看着我。“我不会换高年级学生的座位。”她说，“我会给他们不及格的成绩。”我大感紧张。我们儿子的学习生涯在我的眼前闪现。之前没有老师以此威胁过他。**我恢复镇定，艰难地表示我认为她是对的。**到家时，我对此感觉良好。目前这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但是，嗯，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她要给你不及格。”我告诉我的儿子。我没有再多说什么。突然英语就在他的生活中成了头等大事。他期末得了个 A。

我知道一个例子不能说明问题，但我在夜校中看见了一群愤怒、怨恨的学生，他们怨恨的原因是学校让他们一路混，直到他们甚至都无法再假装跟得上。(3)**这些学生智力水平至少也算中等，但最终都退学了，他们总结说自己太笨，学不下去了。**我最常听见的话是：“我本应该被留级。”更悲哀的是那些高中毕业生在上课几周后对我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拿到高中文凭的。”

让没有掌握本领的学生通过考试，既欺骗了他们，也欺骗了期望毕业生拥有基本技能的雇主。我们为这种不诚实的行为辩解说，如果孩子们来自糟糕的环境，他们就不会学习。(2)**似乎没有人停下来想想看，无论孩子们来自何种环境，他们当中大多数若不是发现情况到了危机关头，才不会把功课当作头等大事呢。他们宁可混日子。**

我在晚上所教的许多学生都能在失业、毒品依赖和滥交的问题上给出专家的证词。尽管有这些困难，他们还是决定把接受教育放在首位。渴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是需要保住他们现有的工作，促使他们这么做。他们对失败有着健康的恐惧。

各个年龄的人都能克服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需要一个这样做的理由。(4) 年轻人往往不够成熟，不会像我的成人学生们那样重视教育。但是对于失败的恐惧，无论这种恐惧是经济方面的还是学术方面的，都能对年轻人和成年人起到激励作用。

让学生不及格，作为一种常规手段，其优点在今天依然和两代之前一样多，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不及格的威胁，并客观地看待它——它是一种积极的教学手段。(5) 这表明老师和家长都对学生有信心，相信他们能够学好发给他们的学习资料。然而，让这种手段重新起效，需要教师和家长同心协力，一起来关心学生。这意味着要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即让没有学会只是的孩子通过考试——虽然从短期看可以让他们免受痛苦——却注定会让他们长期饱受不会读写之苦，这意味着老师必须对他们发出的威胁坚持到底，父母必须站在老师的身后给予支持，明白他们孩子的最大利益正濒临危险。(6) 这意味着再也不要因为担心斯科特会不及格而替他做作业，再也不要因为朱迪是一个乖孩子就放她过关。

这是一个在过去有效，在今天也会有效的政策。一位英明的老师，在我们做父母的支持下，给了我们的儿子一个机会——成功或者失败。现在是我们把这个选择权还给所有学生的时候了。

## 教育的本质

罗伯里·W·特拉辛基

教育的本质是向我们的孩子们教授事实和推理技能，让他们学会思考。

然而，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教育都在受到一种将感受凌驾于事实之上的教育方法的攻击。在进步教育的影响下——让学生了解历史事实、数学或地理似乎都不如感觉重要。

“创造性的拼写”——鼓励学生以任何他们感觉正确的方式拼写单词——这比语言规则更为重要。鼓动孩子对他们自己“感觉良好”比确保他们获得顺利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更为重要。

这种以情绪为中心、反理性的对教育的攻击已经找到了新的同盟军：那些相信圣经上的文字的人。堪萨斯州教育理事会刚刚推翻了该州官方科学标准中的进化论。其他几个州也颁布了类似的反进化政策，从而将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感受凌驾于整个生物科学所积累起的证据之上。

这些政策实际上并不禁止教授进化论，它们也不命令教授“特创论”——圣经上说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在六天之内被创造出来的。它们只是把进化论排除在必修课程之外。宗教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对进化论保持无知，或是鼓励同时教授进化论和特创论，把它们作为两个互相竞争的理论。

思考一下后一种做法在教室里将意味着什么吧。一方面，老师们会讲解进化论，一个被无数观察所支持、整合了时领域内每一个方面的解释的综合理论。

另一方面，老师们会讲解——什么？特创论信奉者的观点只是自诩为威的人的断言，即一部古老的宗教文本揭示了10,000年以前，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

世界，

这些宗教激进主义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宣称他们反对教授进化论，因为它“未经证明”，由于它缺乏“充分的证据”。

然而，他们的论点恰好系统地反对检验和证据的需要。科学家们可以指向十亿年来的化石记录、它记载了所有物种从较原始的形体发展到现今的形态所经历的持续变化。他们可以指向同一物种内各个成员间的自然变异，那些物种为适应环境、随气候所发生的变异，但是特创论的信奉者无条件地拒绝接受证据——因为证据与圣经教义矛盾。

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确认某个特定的结论——而在于科学本身，而非信仰，是否是得出结论的基拙。这两个立场间不可能有任何科学的辩论。一个观点依靠观察和推理，另一个观点依靠盲目的信仰——即依靠其追随者相信某件事的愿望，不考虑逻辑。这两种观点之间不可能有理性的辩论。

假如特创论的观点被当真，那教育将剩下些什么？如果证据和推理要被诚信或者感受所平衡——那么，什么将不属于课程的一部分？连地球是平的这样的理论都有支持者认为它是正确的。此外，什么将阻止老师讲解其他关于人类起源的非理性观点？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时间来讲解诸如纳粹认为白种人是源自高等的雅利安人的观点？

特创论立场最坏的暗示是它相信在判断一个想法的真实性时，一个人可以完全无视理性的证据——只要它与一个人相信其他事情的愿望有所冲突，把这样的方法论灌输给我们的孩子是灾难性的，而用政府组织的统治来支持这种方法论，则更是危险。

教育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年轻人提供他们学会独立思考所需要的信息和方法。教育把人类从神话，迷信和未受质疑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但现在普遍的倾向——从“进步左翼”和“宗教右翼”两方面来看——都在把感受凌驾于事实之上、把信仰凌驾于理性之上，这样做是在倒转发展的方向。

如果类似反对教授进化论的运动被获准取得成功，最终的结果将是真正的教育的灭绝。

## UNIT 2

### 结婚礼物

(1)我一直有这样的梦想：星光灿烂的晚上，在一家巴黎咖啡馆能有人向我求婚。那个咖啡馆就像梵高所画的“夜晚的咖啡馆”，我的工作室墙上就挂着一幅此画的翻印本。然而，我男朋友却在我用“稳得新”擦洗卫生间镜子的时候叫我嫁给他。

我已近上 40 岁了，是该轮到我了。我已经体面地让开，眼看着孪生妹妹还有小妹在我之前出嫁。我已经当过七次女傧佣，三次伴娘。我的淡颜色的塔夫绸衣服比寄物店还要多。

我未婚夫乔治和我都是希腊裔美国人，但是我们想办一个简朴大方的婚礼。不需要很多的伴郎伴娘。也不放映幻灯片，展示求婚的细节，那太傻了。这会是一次很温馨的聚会，轻的人不多，也不铺张，100 个左右的客人吧。在我们家族，那算是小圈子内的聚会。

我为一位偏执狂的管弦乐队指挥做公关刚刚结束，因而我有很多时间投入到我的新项目上。乔治是一个药剂师，每周工作 60 个小时，现在又有了一份工作：听我抱怨婚礼一事。这毕竟是我表现的时候，得由我说了算。

(2)但是，我投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万事就越和我过不去。没有请到我想请的洛杉矶的希腊乐队，我到教堂时所带面纱的针线活也很糟糕，不是我原来所要求的。我象牙色的礼服也被隔离在新加坡的某个地方。眼看婚礼也没有几个礼拜了，我邀请的客人大部分在最后期限之后给我回信，这让我很烦恼。

之后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她个头娇小，68 岁却依然充满精力。几天前还在为我即将举行的婚礼感到兴奋不已。她刚去医院做了每年的身体检查。虽然她感觉不错，但是被诊断为胃癌。

接下来的几天，为题不再是“举行什么样的婚礼？”，而是“举行婚礼吗？”。我把这看成是我大喜的日子。(3)我认识到没有妈妈的大喜的日子不可思议。爸爸已经在三年前过世，不可能牵着我的手到教堂完婚，这已经让我觉得凄苦，但是一想到妈妈那天也不能在教堂就让我无法忍受。

几天后，我从纽约搬回西雅图，并延迟了婚礼。我从操办婚礼转向指导保健。我已经选好歌曲，准备作为我们夫妻的首个舞曲，但现在压力那么大，我已经记不起来是哪首了。我的婚礼在母亲患病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就像梦一样消散了。

与此同时，我和两个妹妹本都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城市，这是却在医院的等候室再次相聚了。我的孪生妹妹尽管已经怀孕八个月，但还是从芝加哥飞过来了。(4)小妹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就一直照顾母亲，这是恐惧占据了她的内心，此情此景让她不由得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日子。咨询医生后，我们得知胃部手术是妈妈唯一的选择。医院一有床位我们就住进去了。

在一个沉闷的秋天的早晨，大雨无情的倾泻在西雅图，妈妈被收进了瑞典肿瘤研究所。在五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医生把她的胃切掉了三分之二。我在等候室里来回走动，恐惧不安，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乔治飞过来陪我。他说“我也不愿待在其他地方”。三个夜晚，他睡在医院潮湿的等候区域的地板上，裹着破旧的床单，头阵脏兮兮的沙发垫。手术一周后，医生向我们告知了预后“癌细胞没有扩散”。这几个词是英语中最可爱的词了。乔治紧握着我的手，这时眼泪流下我的面颊。



接下来几个星期令人劳累。妈妈只得重新考虑饮食，我得琢磨该准备哪些饭菜。颓废的希腊饭菜被蛋白质替代，少食多餐，这有助于修补她那从胸骨到肚脐下长达六英寸的伤口。蛋白质还增强她的免疫系统，因为接下来她要化疗和放疗。

在此之前，做饭对我来说也就是把头天晚上从花哨饭店打包回来的饭菜在微波炉里热一下。但是两个月之后，我掌握了水煮鸡蛋，学会了烧带骨牛排。(5)此外，照顾母亲也让我认识到她当年照料我们是多么的尽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刚动完手术几个小时后，我到特护病房区看她。她躺在那里，手臂、鼻孔和嘴巴里插满了那么多的塑料导管，她却吃力、沙哑的说道：“利兹，你一定要吃点东西。”

忘记巴黎，妈妈的彻底康复是我现在的梦想。

最近，她去做了一次随访的CT检查。当她脱下结婚金戒指检查的时候，98磅的柔弱身躯颤抖了。这个检查得做，接下来还有很多次。但医生说，“一切都很好”。

不久妈妈就可以把我领到圣坛举行婚礼。(6)我已经忘记面纱上的刺绣。但在我先开面纱的时候，我肯定会脉脉的注视着我最爱的两个人：我的未婚夫和让我懂得人生要义的那个人，我的妈妈。

## 藐视婚姻

二月份，我和一个我认为是活着的人当中最出色的家伙订婚了。我感觉甚为幸运，沉浸在爱河中，我迫不及待要结婚了。

自我订婚后，虽然听到朋友们很多祝福的话语，可一些上了年纪、玩世不恭的人却不愿让我高兴。我听到了下列的评论，在抱有马上嫁给心上人这个理想的我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不会长久的”，“你们连婚都结不了”，“婚姻太难了”，“要让事如所愿太难了”，还有我喜欢听的话，但是说的时候是眼珠溜转并且怪声怪调，“祝你好运了”。有些人还就婚后生活的困境给我上了课，给我同情的神情，还有人高谈阔论说我10年后的生活会多么糟糕，说那是我肯定恨我的丈夫。难道大家就不能让我开心吗？人们喜欢我的未婚夫，也没有说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为什么这样就是错误呢？为什么几个有过不幸经历的成年人非要说哪些难听的话来扼杀我的幸福，而不是就送上几句祝福呢？

别误解我，我还没有让幸福搅乱常识。我对婚姻的艰难都一清二楚，我也知晓头痛的事：小孩子能拖垮婚姻，经济问题也会爆发，夫妻间不再感情交流，工作压力造成伤害，人是不断变化而且越来越老，这都会为解除当年的真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知道这不容易，也不总充满乐趣，我也知道婚姻永远都不完美。

我在去年父母离婚的时候就亲身体会到了这一切。我看到不幸、痛苦、绝望、懊恼、哀伤和恼怒中他们曾一度美好的婚姻轰然倒地。婚姻可以使美丽的旅途，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我妈妈和爸爸分开后幸福多了。经历此事后我曾想永远不结婚，直到我遇到了我的梦中情人，是他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未婚夫的父母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自从上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超过三十年。他们有五个孩子，疯狂的工作安排，别人有的事他们都有。但他们确实例外，因为他们仍然疯狂的相爱。和他们在一起犹如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爱是不一样的。我就想，这样的爱我也有。你永远无法知道生活

会给你什么，但是认为婚姻永远不能白头偕老，不值一试可就是很危险的看法了。婚姻可以长久。婚姻可以经得起很多潜在的灾难，能持续一生，我未来的公公婆婆就是证明。

我和未婚夫的关系不完美，但很美妙。和他在一起让我变得更好、更开心。他能让我开怀大笑，而别人做不到。我们之间的交流很健康、很棒。但最为重要的是，我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他对我的爱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带有任何判断，不抱怨我不讲究整洁，也不会对我有时候神经过敏而烦恼。我们总是能先为对方着想，不管我们多忙也总能为彼此找出时间，对结婚他和我一样兴奋，我们共同坚信彼此合得来，能够携手到永远。我们有他的父母和我的双亲为例，有借鉴的事例，知道哪些错误不能犯，知道如何创造稳定的基础，让其超越现在。

有一天，我也许会用干瘪、皱纹环绕的眼睛回顾现在，看到一个傻丫头，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的关系有一天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好。但是我不会在走进婚姻殿堂时就想着一切都有瓦解的时候。我不会为自己的离婚先做准备，或者把我自己想象成活的数据。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我是在说我保证永远地爱他，而不是“到了感觉到不完美的时候我就想推出”。我的意思是永远。

我小时候就梦想过结婚。我穿上妈妈的婚纱和面纱，脸上乱涂上很多粉红色的胭脂，从厨房花瓶里拿出一束假花，还想要是真的该多好啊。我知道我梦中的婚姻生活有点太乐观，至少报的希望太大。

现在我自己有意见绝好的婚礼服。我会自豪的穿上，而且说“我愿意”，跳舞，吃那价钱不菲的蛋糕。我会全身心的享受这美好的日子。但我知道这一天是会结束的，一旦结束，我就得筹划未来。丈夫和我得辛勤的工作，去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会尽自己的一切向他人证明我们的婚姻运转很好，让六岁就想做新娘的我自豪。

因此，我很抱歉，你们这些离婚的人，婚姻不幸的人，还有那些玩世不恭的人，因为你你们不再热恋。如果你们从来没有找到让你兴奋得屏气的人，那我只能再次说声抱歉了。但是现在，就让我享有自己的快乐，让我沐浴在这有点荒谬、强烈、有趣怡人、美丽、精彩，而且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河中。你大可不必告诉我那些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你们暂且就让我高兴一回吧。

## UNIT 3

### A、追寻烟草的历程：从性感到致命

霍华德。马克尔，医学博士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烟草业的不诚信记入公众档案始于1994年4月14日的一次国会听证会，在加州民主党代表亨利.A.威克斯曼的怒视下，美国七大烟草巨头的首席执行官出现在这次听证会上。

在20世纪30和40年代，香烟要么意味着健康——因为有一位仁慈的医生含蓄的推荐它，要么意味着性感。

每次总裁举起右手，郑重宣誓要对从事的业务实话实说。(1)在随后的证词中，每个人都陈述自己不相信烟草会给健康带来风险，而且自己的公司从未采取措施来操纵香烟中尼古丁的含量。

30年前，一位卫生局长就发布了关于抽烟危害健康的著名报告。如今开来，烟草业总裁们属于不相信该报告的极少数人的行列。

但事实本非始终如此。哈佛大学医学史专家艾伦。M.布兰特坚持认为，对香烟危害的认识源于持续了大半个20世纪的一个智力过程。在新书《香烟的世纪：界定美国的产品的兴衰和死命的坚持》中，他讲述了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虽说当今香烟是死亡和疾病的象征，但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香烟在文化上象征着成熟练达，魅力和性感诱惑——是当时半数美国人大为追捧的商品。

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许多广告运动都颂扬香烟的健康品质。在全彩的杂志广告中，身穿大白褂的仁慈的医生骄傲的点起香烟或是吞云吐雾，上面还写着“更多医生选择骆驼牌香烟”之类的广告语。

(3)20世纪初期，对于香烟的抵制带着道德的口吻，而不是出于对健康的关注。对想抽烟的女性更是如此。不过即使再当时，许多医生已经关注到吸烟会给健康造成风险。

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许多美国人变成了烟民，而抽烟对健康最为显著的危害尚未觉现出来。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无法从严肃的病理学上找到清晰的证据，竟起到了为香烟开脱的反效果。

到了二战后，流行病学思想取得了不少重大突破。1947年，英国医学研究会的理查德。多尔济死。拉布德福德。希尔创立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以记录肺癌上升率和烟民增加之间的关系。

著名外科医生埃瓦茨。A.格雷厄姆和医学专业学生欧内斯特。L.温德尔于1950年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比较了圣路易斯市巴恩斯医院内烟民和非烟民肺癌患者的发生几率。在结论中，他们认为“长期抽烟至少是支气管癌发病率飙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难想象，烟草公司以及他们的专家代言人们嘲笑这些以及其他研究，称这些仅仅是统计上的论据或趣闻轶事，根本不能确定其因果关系。

(2)在详细梳理了烟草公司的内部备忘录和研究文档后，布兰特博士用充分的证据证明，早在1964年的卫生局长报告发表前，各大烟草巨头就已了解了自家产品对健康造成的诸多风险。

他还描述了这些公司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合谋炮制假消息，同时混乱科学证据，苦布这种论调：既然大家都知道香烟在一定程度上有危害，抽烟与否根

本上说是个人的选择和责任问题，责任不在烟草公司。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科学家们建立了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即尼古丁具有极强的致瘾性，虽说烟草公司公开否认这些说法，但当时他们已经利用香烟的致瘾性来赚钱了，他们加尼古丁含量，将烟民勾住，使得戒烟越发困难。(4) 在他们的营销备忘录中，记录了他们针对青少年发动的广告运动，旨在诱惑一代代新烟民。

2004 年，布兰特博士被司法部聘请为重要专家，在指控烟草巨头的联邦欺诈案件中作证，并与烟草业雇佣来的一伙证人进行对质。根据为烟草巨头们出庭作证的 29 位历史学家们自己的供述，他们中大多数甚至没有参看过烟草业内部的研究或交流文档。(5) 相反，这些专家主要关注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小撮对香烟危害的怀疑论者，他们中大部分人要么当时就与烟草业相勾结，要么最终也会通烟草业勾结起来。

布兰特博士在近期一次专访中说：“这些专家证人写下的言论令我感到震惊。他们靠问一些片面的问题，并用片面的研究来解答，从而为烟草业提供了他们恰好需要的挡箭牌。”

当然，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庭法官格拉迪斯·凯斯勒同这一看法。(6) 去年八月，她总结道，烟草业策划了一场长达 40 年的阴谋，向烟草隐瞒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她的观点中引用了布兰特博士的证词达 100 多次。

布兰特博士承认，将学术研究和与抽烟这种致命的世界性传染病作斗争结合起来，这当中会有陷阱，但他说他几乎看不到有别的选择。

“如果我们中有人偶然跨过了分析和倡导之间的边界，那就跨过吧。”他说，“风险很大，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 B、潜入心灵的营销

爱丽丝·帕克

你喝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吗？你有没有驾车驶入麦当劳金色的拱门？你是不是偏爱在“汉堡王”餐厅“让我做主”？谈到牙膏，哪种口味会让你刷牙？是高露洁还是佳洁士？如果你觉得仅仅是味蕾指导着这些喜好的话，那么看看神经学家们通过窥视大脑做出这类日常决策后的发现吧，你也许会大吃一惊。

别担心-----当你站在饮料货架前或是在免下车餐厅前排队时，没有人在扫描你的大脑，脑科学家们的办法是，让志愿者躺在高科技脑扫描仪下，思考采购决策。扫描产生的实时图像表明了大脑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分析各选项，掂量风险和回报、经验和情感中的诸因素，并最终确定自己的偏好，艾摩利大学精神医生格雷戈里·伯恩斯博士说：“我们使用脑扫描方式来了解人做决策的机制，这种机制靠询问别人或观察其行为是很难被发现的。”

对于科学家来说，它只是人类大脑如何做决策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而已。但对于大型企业来说，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极为宝贵的。据估计，2006 年，这些企业在市场研究上投入了 80 亿美元，以预测-----并改变-----我们花钱的方式。过去，营销专家要了解影响我们购买的因素，靠的是相对粗糙的手段：目标群体问卷调查，测量目光移动和出汗模式（你对某事物越是兴奋，就越容易出汗）。现在，研究者们可以直接探入决策的主脑-----大脑本身，由此打开了一扇大门，进入了一个被命名为神经营销学的复杂的新领域。

迄今，这项研究基本上是纯学术性的，不过脑科学专家预计，早晚有一天他们的发现会被所有明智的企业所采纳，成为其营销方案中的常规部分。部分课程，



尤其是关于大脑如何解读商标名称的课程，已经令广告商们大为感兴趣，例如经典的味觉测试。2004年，Balor 医院学的 P. 里德。蒙塔古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fMRI）进行了他的“百事挑战活动”。蒙塔古让 67 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品尝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并进行测试，然后让受试者躺在扫描仪下，扫描仪的磁场通过记录获得能量所需的耗氧量，测出细胞的活跃程度。品尝了两种饮料后，所有志愿者脑部与愉悦和满意情绪相联系的奖励区域显示出较强的激活，在对两种品牌的喜好中，志愿者人数几乎是半对半。但当蒙塔古将测试重复进行并告诉了他们所喝的是何种饮料时，四个人中有三个说他们更喜欢可口可乐，他们的大脑揭示了其中的奥妙：不仅奖励系统活跃起来，而且中央前额皮层和海马区的记忆区域也点亮了。“这表明品牌本身在大脑系统中具有的价值已经高于并超出了对罐中饮料的欲求。”换句话说，广告片里那些喝着可口可乐，看起来快乐、生机勃勃、魅力四射的人们圆满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渗入观众大脑中，引起了强烈的联想，甚至盖过了对百事可乐的味道的偏好。

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布莱恩·克努森专注于做选择时较为原始的一面。他说，“我们生来具有某种机制来判断哪些可能是有益的东西，哪些可能是有害的东西。你的头脑里应该有某种东西来提高你的生存能力，不管你学过学过——————例如怕黑、害怕未知事物等。”克努森把这些叫做“期望情感”，他相信甚至再大脑的认知区域介入选项的分析前，这些更接近直觉、更感性的区域已经为决策过程做了准备，并能够预测到结果。当我们的祖先在判断去采哪株植物或是进入哪个洞穴时，这种原始的诱发因素几乎肯定为他们生存带来了益处，但克努森推测，当我们在商场里做出一些日常选择时，这一系统的残余部分发挥了作用。在商场里，正式商品价值和价格之间的较量诱发了愉悦或痛苦的期望。

为了检验他的理论，克努森和他的研究小组设计了一种在实验室环境中模拟同样直觉反应的方法。他给了受试者每人 20 美元，当受试者挡在 fMRI 扫描一下时，他给受试者看 80 种产品的图片，每种图片后附有起价格。然后受试者可以选择购买给一种展示的物品。当他们审视着他们喜欢的产品时，克努森看到了伏隔核的活动（伏隔核是一片预感愉悦结果的脑部区域）。另一方面，如果受试者认为这些物品的价格太高，脑岛部分的活动就会增强，而脑岛是预感痛苦的脑部区域。“我们的想法是，如果你能够在人们做出某些决策前，看穿他们的脑部活动，你就能控制这两种情绪，更好的预测他们即将做的决策。”克努森说，“我相信期望情感不仅使决策产生偏移，而且对决策产生推动作用。”

和其他科学家们将会了解到决策过程中大脑兴奋区域的更多细节，据蒙塔古称，这些图像已经揭示了许多令人吃惊的事实，说明了大脑如何消减决策过程，建立捷径，提高决策分析的效率。为了节省时间，大脑并不每次都对风险，益处和价值判断进行——————分析。只要可能的话，大脑都依赖一种对以往经验和存储的信息加以利用的“快捷键”。这就是品牌、熟悉度和信任介入的地方——————它们是了解所期望事物的捷径。蒙塔古说，“你远离未知的东西，走向你了解的品种，因为坐在那儿认真思考太消耗时间，会让你比旁边那边家伙要低效。”

对于广告商来说，这种说法当然很美妙，但神经科学家警告说，我们的购买行为不可能遵循单一的方式，例如，蒙塔古正在研究当别人帮助你时，信任、利他和责任感等因素如何转移并修改决策结构图中的各步骤，他说：“利用大脑反应并将它们与行为关联起来的能力在过去的四年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巨大进步，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海量信息。”营销专家如何使用这种信息来改进他们的讯息传播，令人拭目以待。

## UNIT 4

### A、我们收到了邮件——从不间断

安德鲁·伦纳德

电子邮件是福是祸？上个月，在一周休假之后，我在收件箱中发现了 1,218 封未读邮件。我假装气恼，却暗自窃喜。如果你没被电子邮件淹没，你一定是出了问题——这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们衡量自身有线价值的方式。

不必在意出去那些乏味的办公室闲聊，垃圾邮件、网上唇枪舌剑、朋友转发来的本不该转发的愚蠢笑话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电子杂志，真正值得一读的也许只有 7 封邮件。注定我得花上半个工作日删除垃圾邮件。电子邮件令人讨厌。

且慢——那 7 封值得一读的邮件如何？5 年未见的一位台北好友告诉我他打算开始成立家庭了。比利时的一位陌生人发来一则热门新闻的内幕。另一位陌生人给我提供一份工作。我宁可失去一只眼睛也不愿失去我的电子邮件账号，电子邮件让人痴狂。

(1) 电子邮件啊，我们不能靠它生活，但离开了它也不行。真假艺术家、广告商、为自由而战的英勇卫士、恋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纷纷涌向电子邮件，一如他们涌向任何一种新的发达工具。电子邮件方便、省时、拉近人们相互的距离、帮助我们处理日益纷乱的生活。著书、一系列活动的展开、犯罪——皆可通过电子邮件，但是电子邮件又是不便的，他浪费我们的时间，用电脑把我们彼此隔离，使我们本已烦乱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对于怀疑论者而言，电子邮件不过是人类交流演变史上最新的一个章节。窥探妻子的丈夫现在可以通过阅读妻子的私人邮件发现她与别人的暧昧关系——而二三十年前他同样可以通过邮件发现妻子的隐情。

然而电子邮件，以及所有在线交流，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在 20 世纪末它以大多数别的数字技术产品所不具备的权威效力捕捉了生活的本质。生活节奏是否越来越快？电子邮件在帮我们应对这种加速的同时，又助长了加速的发生。我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在连珠炮似的新型的先进的刺激方式影响下，是否变得越来越短？快速而齜齜的电子邮件正是为那些注意力持续时间以毫微秒计的人群而预定的，如果我们承认遍及全球的因特网是本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技术创新之一的話，我们就必须赋予电子邮件——人们通过网络相互联系的真实体现——一席荣耀之地。人们互动的方式正式发生改变，而电子邮件既是改变的催化剂，又是改变的工具。

这一现象涉及面只广令人惊叹。全球范围内，有 2 亿 2 千 5 百万人可以收发邮件，别提万维网，电子商务或者在线色情内容，电子邮件是因特网的真正杀手级应用——即我们必须具备的软件设备，即使这意味着购置一台 2000 美元的电脑以及每月向美国在线支付 20 美元的费用。

奇怪的是，这一切无人计划，无人预见。当科学家们于 1968 年最早策划因特网的前身阿尔派网时，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使不同的计算机中心分享资源。(2) “然而，不久他们便发现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散发邮件，这一点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埃里克·奥尔曼，Sendmail 公司的技术主管——他也是问世已有 20 年之久的 Sendmail 程序的主要编写者，世界上绝大部分电子邮件现在仍然通过 Sendmail 在因特网上传送——这样说道。似乎那些顶级计算机科学家真正想做的，是把因特网作为一个通过电子邮件探讨哪部科幻小说最棒之类重要话题

的场所。尽管奥尔曼为他的程序系统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交流沟通颇感自豪，但他坦言他原本并没有想要改变世界。作为 70 年代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系统管理人，他时常被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员所烦扰，那些研究人员要求获取另一幢大楼计算机里的电子邮件。“我只想使我的生活变得简单。”奥尔曼说。

我们何尝不是呢？当我第一个孩子 1994 年出生的时候，电子邮件对我来说好似普罗米斯的礼物，恰好帮我应对初为人父的全职自由撰稿之间不可协调的压力。它帮我省时省钱，又不需要我离开家门；他拯救了我的社交生活，让我作为记者进行采访，与此同时和分散在四处的亲人保持通信联络的通畅。(3) **其实，我最终确切的知道数字世界的力量不可小觑，是在我发现我与母亲通过电子邮件争吵不休的时候。**又一次，新的工具演绎老的故事。

由于母亲的原因，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使用 e-mail。1988 年的时候，她为我买了一个调制解调器以便我创立一个 CompuServe 账户。原因是她的弟弟患上了急速恶化的帕金森病。他不能清楚的说话，几乎也不能用钢笔或铅笔写他的名字。但他有一台电脑，能够在键盘上敲写一个又一个的字。我母亲认为如何家庭成员都有 CompuServe 账户，我们便可以给他发邮件。(4) **早在因特网家喻户晓之前，我母亲就领会到在线交流如何能为超越身体局限提供新的可能，像电子邮件这么简单的东西如何能把我们和我们所爱之人拉得更近。**

电子邮件甚至能帮我们找到我们相爱之人。詹·什里夫是旧金山海湾地区的一位自由撰稿人，她一直在留心观察新在线一代的新兴文化。在过去的几年里，她目睹了在她看来是网上约会习惯的积极变化。她认为通过邮件上网约会能鼓励那些天性害羞的人。“它提供了一个风险减低了一半的恋爱氛围。”詹·什里夫说，“这是因为网上恋爱没有对外表产生抵触的直接威胁，那些腼腆的或者过去有过痛苦恋爱经历的人可以在恋爱早期通过因特网建立关系。”

不仅仅关于情欲。电子邮件同样可以淡化办公室里的等级观念。什里夫说给上机或者同事通过电子邮件提个建议远比在充满压力的会议室里简单得多。“每当你有什么难以开口的事情要说，写个电子邮件会使之变得简单得多。”她说，“电子邮件起着缓冲作用。”

当然，电子邮件作为社交润滑剂的使用有时也会走向极端。避讳电子邮件引发的自律缺失的负面效应，这一做法几乎毫无意义。提供色情内容的网站很少会打电话大声提议我们去看看“欲火中烧的青少年性交”，可能他们却不假思索地往我们的邮箱滥发极度淫秽的广告。从不当面侮辱我们的人也会通过电子邮件或即时信息在不设阻拦的聊天室里向我们发送最污秽，最令人作呕，最令人发指的言语。

网络空间文明礼貌的丧失突出了在线交流的内在主要矛盾。诚然，人们花在网上的时间是从看电视那里省出来的，有人便宣称数字时代拉开了一个新文化时代的序幕——比起以往，更多的人在写更多的字了？但是，我们在写什么字呢？我们真的是更有文化修养，还是更快的滑入毫无意义的空谈以及浅薄不堪的流行文化的陷阱？那些东西常以小写字母书写，在网上大肆泛滥。电子邮件常常太简单，太随意，为一封写给恋人或者亲戚或同事的信而斟酌词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人们匆匆写就电子邮件，几个匆促拼凑的想法，以口语化的文体表达，近乎未经剪辑的意识流。其危险显而易见：发给朋友的话语唐突尖刻，发给老板的反驳过于刻薄，侮辱性语言发错了对象，电子邮件允许我们未思而先行，真可谓极度刺激型文化的绝妙工具。

其结果就是我们不是造就新的东西，而是转发旧的东西；不是独具匠心地遣

词造句，而是使用无厘头的缩写：IMHO 表示：“以鄙人之见”，ROTFLMAO 意为：“我笑得在地上打滚”。听到了这一则传闻？把它发给 50 个人！即时信息和聊天室恰恰强化了这种草率行为的负面效应。如果说写一封电子邮件几乎不需什么思考，那么即时信息——将消息火速发到接收人电脑的显示器上则更是没有实质内容，近乎虚无缥缈。

说到底，电子邮件是个脆弱的东西，易于撰写，易于讹传，易于销毁，几周前，我的一个同事意外地，不可挽回的删除了他存储的 1,500 封信。对于他这么一个生活在线上的人来说，这样一个数字悲剧机会等于抹杀了部分记忆。刹那间，不留一丝痕迹。令人颇感欣慰的是，如果以一种可检索的方式保存，世事来来往往的种种记录可以构成一个庞大的历史档案。但是，反之亦然。今年初夏，我拜访了斯坦福大学的图书管理人员，他们正一丝不苟地编写硅谷历史的数字档案。他们对一种新的，快速流传的公司政策迭声抱怨，该政策要求所有公司邮件每隔 60 天或者 90 天删除一次。这是因为微软和 Netscape 公司懊恼的发现，旧的邮件，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总是会在日后缠绕你。因而，律师们说最好的对策就是将它们彻底删除。

尽管如此，电子邮件使全球范围内人际合作的全新模式成为可能。那 2 亿 2 千 5 百万能够收发邮件的人群代表了一个可能参与合作的众多个体的网络。该网络聚集人数之多使得任何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相形见绌。收件人讨论小组以及在线会议使我们能就许多有趣或有助的项目通力合作，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集思广益。目前这种合作最易发生在计算机的程序系统里。几十年来，程序员利用电子邮件在各个项目上相互协作。(5) **随着合作日趋频繁，合作本身已超越公司的界限，而且常常不受商业利诱的驱使。**这是因为成百上千的程序员通过电子邮件或网络就一项目全力协作相对来说要容易些。个人的力量也行很渺小，但是因特网的规模使众人的力量无限放大。

## B、网络使你孤独吗？

费雷德·兰格

几周前，报纸上有这样一条重要新闻：斯坦福大学社会定量研究学院的研究人员就网络用户进行了一次全国性调研，得出以下结论：

“人们花在因特网上的时间越长，与真人交往的时间就越短……一逼电视，因特网可能是首要的使人孤独的技术，它降低了人们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这还是一个早期动向，作为全社会，我们有必要密切监视。”

这项调查是去年年底进去的，电话随机抽取 2,689 个家庭作为受访对象。发给给用户家庭一个免费的网络电视，并提供免费的因特网路径。为了过滤由于调查本身基于网络这一事实造成的“杂质”，最终结果只从那些调查之前就已经在家里或工作中使用过因特网的受访者中抽取。

这项研究岁有客观公正、数据有效之类的外部特征，可是，在我看来，研究人员对于调研结果的阐释似乎基于一种微妙的、但是明显反网络/反技术的偏见。这项调查在各大媒体中被大肆宣扬，其结果尤其令人不安。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研究鼓吹 26% 的因特网用户声称他们很少与家人和朋友打电话——显然，这是孤身只影的表现，是不是？



但是，同样的研究显示，到目前为止因特网最普通的用途是收发邮件。令人惊奇的是，在我看来，研究没有一处显示这样一个明显的因果联系：电子邮件已经取代电话，成为人们常见的交流手段，人际交流仍在进行，只不过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而已。

可是，研究人员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更糟的是，他们好像视电子邮件为劣等社交媒介。比如，再一次该研究的新闻发表会上，以为研究人员说：“收发电子邮件是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但是，通过邮件你无法与别人共享一杯咖啡或啤酒，你也不能给他们一个拥抱。”

好吧，可是，通过电话你也无法与别人分享咖啡，啤酒或拥抱。这样一来，是不是可以推断我们打电话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孤家寡人？而且，你也无法通过极慢的普通信件与别人分享咖啡、啤酒或拥抱。所以，每当你给别人寄贺卡或写封信，你就越发形单影只，是不是？

这种思维错在哪里？

显然，这种思维有错。在我看来，错误的端倪在那次新闻发表会上可见一斑。会上，一位研究人员说：“总体说来，上网是一项单独的活动。”

可是，研究表明收发电子邮件是最常见的上网行为。如果你只看到连接端的一方，或者说，如果你认为通过在线交流，你在与你的电脑而非你的联系人在交流，这种行为便是“单独的”。

基于同样的逻辑，如果你打电话，你是在与扬声器，话筒和一些电线交流，是吗？且慢！这种说法肯定不对——如上所说，“与家人朋友电话交流”是件好事，缺失这种交流表明日益孤独，那么，根据这份研究报告的古怪逻辑，使用古老的技术交流，比如打电话，是增进交往，而使用新型的技术交流，比如收发电子邮件，则是形影相吊。

我想，只有当你透过带有个人偏见的高度扭曲的透视镜看待这一问题时，上述奇怪的差别次才能讲得通。有些人生来就需要：“触摸心里治疗”。除非他们与别人面对面，最好是有身体接触，否则他们就无法与人交往。还有些人除非听到别人的声音，否则他们也感受不到在与他人交往。对于这些人而言，电子邮件永远满足不了他们。

有时，朋友抑或爱人的触摸或者声音无可替代。这一点，我举双手赞成。但是，有很多人，尤其那些喜欢通过书面文字与人交往的人，以电子邮件的形式保持与他人的交往，对于他们，一点也不困难。

在我看来，实际上邮件交往恰恰是孤独的对立物。比如说，如果我的朋友给我发来一个笑话，一个不足以打电话或当面讲述的小笑话，我会会心一笑，有朋友惦记，感觉很好。这种交流若不是通过电子邮件就不会发生，它增进而非削弱了人们彼此间的联系。

人们选取最能满足自己需求的交际媒介，这一点对我来说很明显。对于那些需要触摸心理治疗的人群，电子邮件糟糕透顶。可是，对其他人而言，电子邮件则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收发电子邮件是最常见的在线活动，这一事实有力地佐证了很多人深有同感。

的确，电子邮件有别于面对面的交往，打电话或者借助其他媒介的交际。作为一种客观的提法这无可厚非。但是当个致力于“社会定量研究”的社会学家将定性价值判断强加于交际媒介之上时，这一提法就不免耸人听闻了。于是，“事实上，你有很多电话说明你有很多社会交往。你有很多电子邮件则说明你被孤立，这一趋势整个社会必须密切关注。”

## 联系与孤立

从社交意义上说，“联系”和“孤立”是相对的，主观的东西。

奇怪的是，研究人员从未问受访者他们是否感觉到与别人的联系紧密了，从未问他们是否感到有些孤独，或他们的生活是否有了起色，还是变得糟糕，以及他们的家人朋友是否抱怨或评论他们的所谓孤家寡人或交友广泛。取而代之的是，研究人员只问及一些貌似客观的问题，然后根据一个模糊的、在我看来是带有偏见的尺度，推断受访者与人交往或被人孤立的程度。

研究中这一错误无法矫正，但是也许他能启迪我们思考。想一想，字节读者比起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人群，气在线时间最久，一直可以追溯到阿尔派网那个时候。十年前，在许多人对因特网闻所未闻的时候，字节商用在线系统就是最早在其电子邮件系统和标准因特网邮件直接具有完整关联性的系统之一。

显然，如果缺乏人际交往是一个问题，比起大众人群，这一问题应该在字节读者群体中出现得更早，表现得更强烈。

那么，让我以一种无疑是打趣的、非科学的方式问你：因特网及网络是增进还是减损了你与他人的联系？在线世界是否使你更加孤独？它是加强还是削弱了你的社交网络？你是否有未曾谋面（或很少见面）的电子邮件朋友？如果有，比起那些靠经常见面维系的友谊，你与邮件朋友

## UNIT 5

### 亚里士多德是对的

大卫·卡梅隆

人们**身心的健康与快乐**，并非财富，才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

(1)人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事实：在发达的社会，尽管社会进步，改革日新月异，物质富足、却总觉得有些事情不大对劲。有时候，人们难以明确地指出到底为何：空虚，没有归属感，没有稳定明确的人际关系以及稳固的社会结构。在其他方面，问题可以明确量化地表述：滥用毒品、暴力犯罪，经济萧条以及自杀身亡的比率在急剧增加。我们为何如此不快乐？启蒙运动带给我们无可比拟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的自由，而我们现在正经受着“中年”危机。

探讨幸福的内涵古已有之。在其所著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幸福是人生的目标。可我以为，将个人幸福这一难题谈得沸沸扬扬的是罗伯特·肯尼迪，在他言辞精妙的演讲中，他阐述道：使“生活有意义”的是“孩子们的**健康**，儿童的教育质量以及他们玩耍游戏的快乐”，是“我们德固的婚姻.....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是我们的“睿智.....英明与勇气”。他还指出，这一切没有一样能够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

我们也不会对幸福内涵感到惊讶。若问人们近况知何，他们会谈到家庭、工作以及所处社区的情况，而不是回答自己挣多少工资。

即使这样，政治家们还是难以完全理解这一众所周知的难题——幸福的确切内涵。其中之一的原因是幸福与健康通常都不能通过统计分析来表示。(2)政治家们满脑子的投入与产出、目标与调控，而对于诸如人们有多看重与家人共度时光之类的、无法用数字测量的概念，他们往往感到困惑不已。(3)另一与之相关的原因是：一轮轮的竞选让他们置身于急功近利的氛围，期待立竿见影的、量化的测量手段与结果。

测量手段之一即是GDP（国内生产总值）。自1980年以来，在许多方面，增加GDP一直是许多中一右派政党们的党派存在的理由。当时，许多发达经济行业处于经济病态，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我们需要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停滞的局面，走向通往繁荣之路。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4)今天，为了重新回到社会繁荣富强的轨道上我们需要如同当时一样彻底改变思想，即积极地响应对幸福的追求。这也是我在英国一直强调需要将精力集中于GWB（General well-being）即国民健康总值的原因。这意味着认可社会、文化、道德等赋予我们生活真实意义的因素。尤其意味着我们将集中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体系。这也意味着认可我们生活中有比金钱更重要的：确实，生活的质量绝不仅仅取决于金钱的数量。

我认为中一右派政党能够成为胜任此项事业的先驱。而中一左派政党将永远不会把人们的身心健康列入党派纲领议程，因为他们将个人看作记账单位。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何通过立法也不能实现个人的身心健康。

以人们身心健康为中心的政治需要各方人士各尽其责方能实现，而昨仅仅通过立法。当然，政府也需承担应尽的职责。这需要更广泛的文化变革：在立法、领导方式以及社会等各方面变革之后，才能引起这场大变革。

那么，政府的职责是什么？政府应尽领导职责，并制定规章制度，应尽领导职责是指在能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各个领域变革。比如说，人人都一直认为与家

人共度更多时间是人们幸福的关键。那么在这方面，政府应当率先实行公务员灵活机动的工作时间。

(5)制定恰当的规章制度是值创设激励机制并排除障碍来重建整个社会体系，这样，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能依此做出恰当的选择。以环境为例，人人都认为当地更洁净的环境会有助于改善人们的身心健康。通过订立为碳付出代价并鼓励环保创新改革这样的规章制度，政府就能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归根结底，全社会的幸福需要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实际上，每个人在尽力的同时也会感到快乐。这就是我们需要在责任观念上变革的原因。公司的职责是指企业公司发挥积极的作用，真正考虑到员工的生活。城市职责是指将权力返还给当地政府、社区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一边他们能因地制宜解决当地的问题，个人职责是指每个人各尽其能，无论是清洁当地环境，还是参与当地政治。

Bowling Green 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耐尔·布朗最近写了篇文章，题为：“倘若市场上物品如此丰富，为何不见有“朋友”出售？”这并非市场物资缺乏或我们注定永生不会快乐。相反，(6)既然我们政治上已经更加自由，经济更加繁荣发展，文化更加百花齐放，那么我们的生活能够并且应当更令人满意。因此，21世纪，致力于GWB的建设能成为一项重要的日益凸现的政治观念。我们在意识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责任的同时，也有办法来增强这些责任。

## 找寻内心真实的呼唤

人们一生中利用时间最糟糕的莫过于经年累月地从事自己完全不合适的工作。可是，有相当多的人却一生都是如此度过的：工作日内做做事，周末找些乐子。

从各种情况看，这些人的前途黯淡。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沉重的任务，是他们为了享受余生对自己的惩罚。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他们很少会有发展或得到提升。他们总是在原地踏步，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并老是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能过上“好日子”而他们却感觉生活在无声的绝望之中。

那些在工作中不成功、不快乐的人，往往没有踏踏实实坐下来坦诚地认识了解自我。他们没有深刻地绅士自己，没有认识到他们生命中展现出的宝贵的才华与能力。他们满足于从事别人指派的工作，完成别人设定的目标。

日子一天天过去，由于没有追随内心真实的呼唤，人们开始感到无助。他们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法改变这一切，他们薪水增长缓慢仅够维持开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担心钱不够用。前途对于他们和过去相差无几，可这悲哀的境遇应当不属于你。

你在生活中的目标是将能力发挥到极致，充分展现自我才华与能力。你的工作就是不断完善自己，直至每天都成为你快乐与满足的源泉，而你会被许多有趣的事情环绕以致无暇一一顾及，你的任务就是手握明镜照着自己，若任何工作不适合或不能彰显你的能力，就应当拒绝。

成功来自于出色的工作表现，对于极佳的表现市场会赠与绝佳的报酬，中等的表现只能获得中等报酬，而低劣的工作只会相应地获得低劣的报酬甚至有丢掉工作的风险。

然而，工作出色是一段旅程而非目的地。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到达。因而你永远不可以停歇放松，市场在不断变化，今日能表现出色，明日也许并不一定，



明年乃至后年就更不一定了。

所有真正成功并且快乐的人们从内心深处得知自己擅长从事的工作。如果你从事真正喜欢和热爱的事业，如果你追随了你内心真实的呼唤，你就会知道自己是否擅长，就因你对出色的态度。

一旦你找寻到了内心真实的呼唤，你会持续不断地去进一步了解它。若一个人没有动力去更多地了解自己从事的领域，那么他就选错了职业。如果他入错了行又不继续学习来增加自己对本行业的了解，那么他的价值以及被聘用的可能性将与日递减。

一旦你找寻到了内心真实的呼唤，你会决心成为本领域中顶级的 10% 里的人物。你会愿意付出人格必要的代价来跻身于顶级人物之列。你会愿意工作得比任何人都早，比任何人都勤奋，比任何人都工作时间长。

一个简单的测试可以让那个你了解自己是否真正从事内心向往的工作：若你所从事的工作真是你应该从事的，能运用你独特的才能，你就会不自觉地崇拜那些本领域的顶级任务。你会想他们看齐，期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将成为你行业的典范人物，在工作和其他事务上你会模仿他们。你会希望与他们会面、交谈，阅读他们的著作，聆听他们的讲话，在你所选定的领域里这些优秀的人才将成为楷模，通过言谈和行为，在你奋发向上的旅途中充当你的向导。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不断地问我，如何才能更成功。很多情况下，人们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为自己并不特别尊敬的老板干活，对购买自己产品或服务的顾客并不在乎。很多人以为只要自己待足够长时间，总有一日将云开雾散，情况越来越好。

但事实确实你会原地踏步，自己没有任何改观，因为你选择如此。没有人能帮你改变局势，你公司的经济目标是以最低廉的成本价格来招募职员，这样他们便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以最低的价格服务顾客。由于这样的原因，没有人有任何义务支付你更多的薪水，相反，如果可能，他倒愿意支付得更少些。

如果你想努力向上，你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最好。如果你没有促使你积极工作的内驱力，这意味着你很可能选错了职业。

可悲的是，为数可观的人们工作平平，却怀有这样一种想法：一旦心仪的工作来临，他们会全身心扑进去，干出一番成绩。但由于某些原因，合适的工作永远不会降临。晋升与发展的机遇总是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总是受雇的最后人选，解聘的第一人选。

如果你仍不清楚自己的真正需求，问问你周围最亲近的人，“你认为我做什么最好？”令人惊异的是，往往当你自己还不清楚自己的真正想法时，你身边的人，包括你的配偶，最好的朋友，父母，却都能清楚地知道你应当做什么。

应该记住的是，你降临在这个世上，是要有所作为的，你蕴藏着极丰富的才华与能力，及时活到 1000 岁也无法穷尽。你与生俱来的技能与才华能让你克服任何困难，最终企及自己设定的目标。如果你找寻到了你内心真实的呼唤，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你想做的人，拥有你想又有的，做你想做的事，以绝佳的心态，全身心地投入到你的事业中去。

## UNIT 6

### 推进经济全球化

尽管本世纪初时不时出现严重的冲击和失衡，但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个值得重申的事实。当然，各国各洲情况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可以做出两点概括：已经富有的国家保持经济全面发展，而其他地方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摆脱平困，这都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是否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种超越国界的良性进化？是的，这种力量就是国际经济的大融合。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全球化。国际贸易和投资将市场经济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国家间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就总体而言，这一过程扩大了全球经济规模，提高了其灵活性和生产力。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提供了便利，贸易障碍得以清除，专门化这一市场经济的重要载体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点从当今供货链的复杂性和有效性上可见一斑。(1) 在现今的全球经济下，公司和国家不再专营商品生产，而是越来越专注于精细的任务。这些任务贯穿制造、销售和财务各过程，并实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的目的。

#### 巨大的力量源泉

(2) 全球化提供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只是更多经济发展的契机，还大大增强了我的抵抗力，可以轻松应对在过去颇具颠覆力量的时间。如果你考虑一下最近的局部战争，恐怖主义，飙升的油价和其他日用品价格，以及某些经济大国的财务和货币政策的疲软，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我们才得以在如此狂风巨浪中平安驶过。

例如，在过去几年里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迟滞所造成的全球需求市场的疲软，已经被中国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快速而充满活力的全球化进程抵消。并且，这些新的参与者给世界贸易注入了活力并增大了国际储备，从而可以支持没在近几年造成的巨大经济账目赤字。这些赤字在不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在短期内有助于支撑全面需求和增长，虽然从中长期来看，其稳定性和便捷性仍值得探讨。过去三年的日用品价格的快速上升并未造成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因为全球市场中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不断出现和全球竞争家具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

#### 不要忘记历史

全球化，简言之，是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为请按世界带来了好处，但是这种力量是否无穷无尽？不幸的是，并非如此，迄今为止，现代全球化的确战胜了和它对立的力量和事件，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这种态势能永远继续。(3) 正如其他任何经济或社会现象一样，全球化也面临着各种风险，这些风险可能阻碍其进一步发展，更有甚者，可能造成大逆转。这曾经发生过，最严重的一次是 1914 年，一战的爆发标志着在几乎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全面发展的和国际贸易、投资和移民活动终结。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再提醒我们要警惕人类蠢行再一次导致不可想象的后果，20 世纪“人口爆炸”前的一代人遭受了生活、资本、贸易和繁荣的不可思议的大毁灭，(4) 究其根本，是面对暴力冲突的软弱无能和面对经济困难的错

误决策。

要想得到发展和安全，每个国家必须从我做起，**管理好本国事务**。特别是那些负有领导责任的国家更要**以身作则**。这一方面包括一个国家呀理性地支持它的人民调整自己以适应自由开放的市场所固有的一些困难。(5) **另一重要方面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在一直或消解影响全球稳定的地理政治威胁方面。**

二战后，合作的观念已经体现在各种制度和契约中。多年来，这些契约在大多数情况下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最近，国际合作的价值似乎被遗忘了。更多情况下，国际法规、协议和制度被忽略，而各种试图更新这些必要工具的努力也都彻底失败了。长期以来创建并维护他们的**远见卓识和领袖能力**不见了，今年夏天多哈会谈的最近一次失败和后来中东又一轮的军事灾难有一次无情地提醒我们这种真空状态。幸运的是，后者已经——至少暂时——被控制住了。**颇具启示意义的是**，中东局势得以控制靠的仍是一种老套的外交手段和一个近年来广遭诋毁的机构——联合国。

## 文化大不同

假设你是一个 18 岁的有想法的聪明孩子，你正在试图决定自己应该为哪个领域的研究而奉献一生，从而能够理解那些能在今后几十年塑造历史的力量。那就请你选择这个几乎不存在的领域吧：文化地理学，研究人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又如何聚在一起；为什么有些民族特征可以延续几个世纪；为什么有些文化拥抱技术和经济发展而有些却抗拒。

这是一门现今被认为很无礼的学问，多元文化主义的圣经宣扬所有群落和文化都同样精彩，有些思维狭隘的恶棍，特别在大学校园里，指控任何一个对文化群落及其持久的特征进行研究的人为种族主义者或性别歧视者，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倾向与认为物质因素驱动历史——资源和脑化学——因为这些他们可以测量计算。

但是这些都无助于解释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全球经济在汇聚，文化却在分流。而文化差距的扩大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冲突、不平等和隔离的时期，不久前，人们说全球化和通讯技术的革命会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但事实刚好相反。人们正在利用自由和技术建造着新的文化群落和文化地带。而一些旧的民族身份和行为模式显示出了令人吃惊的生命力，人们搬进自我隔离的社区和自己的同类住在一起，并修建了无形的、有时甚至是有形的屏障以便将陌生人挡在外面。

你只需环视下美国，就会发现惊人的文化阻隔。我们在美国已经“全球化”（指经济融合）了几个世纪了，而我们非但没有汇聚成一种大一统的文化，反而分流成了众多不同生活方式的隔离区，音乐、新闻、杂志和电视市场全都分隔开了，所以几乎没有像《生活》杂志或沃尔特·克朗凯那样可以同化文化的现象了。

每年有四千万美国人搬家，通常是搬到他们的同类那里去，正如已故詹姆斯·查宾常说的，每个地方都更像它自己，像博尔德那样自由地方会吸引更多的自由派从而变得更自由，像佐治亚州郊区这样饱受的地方会吸引保守派从而更保守。以前人们或在农场或在工厂做工，所以生活方式都是相类似的，但现在，经济崇尚专门化，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因此分流。军事和平民的文化分流。在政界，民主党和共和党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一样。

同时，如果你环顾一下世界，你会发现很多时间的发生都是由拒绝文化全球化的群体推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抗拒欧洲现代文化了，所以建立了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文化，幻想以此保留传统伊斯兰世界的纯洁。美国犹太人的做法与此不同并相对温和，他们搬到希伯伦成为极端犹太复国主义者。从非洲到西雅图，信仰东正教的学生摒弃他们认为没有道德标准的主流文化并发动了颇具挑衅性的复兴运动，从罗马到俄勒冈，反对全球化的人建立了他们的亚文化，但是这些以及其他文化群落的成员并没有集成他们的身份，而是利用现代社会的富足和自由“自己动手”创造了新的部落文化。他们参与了身份大洗牌，划定了通常更严苛的、新的部落界线，他们有着皈依者的热情。

另外，像欧洲大一统，阿拉伯世界大一统之类的跨国梦想滞不补前。国际间的行为模式也产生分流，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出生率差距在拉大；美国与欧洲的工作方式差距也在拉大。全球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因为有某种文化特质的一些国家繁荣昌盛了，而又另外一些特质的其他国家却没有发展。

马克斯·韦伯、爱德华·班菲尔德、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以及托马斯·索威尔等人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些粗浅的研究，但是这一领域总的来说仍是一片有待于开垦的广阔天地。如果你已满 18 岁并且有聪明的大脑，文化地理学的整个领域正在等候着你。



## UNIT 7

### 名家热

当名家是名利双收的好事，一点不假！

没有几个物种会像名家那样树敌众多，学者嫉妒他们的名利双收，记者反感他们的**盛气凌人**，人人痛恨他们的**志在必得**，从学术地位的把持到媒体上的频频曝光，一个都不放过。所以对于我们外人来说倒是有热闹可看了，剽窃，说谎，招摇撞骗，几乎每周都能看到这个或那个专家名流**身败名裂**，**一败涂地**。

(6) **斯蒂芬·安布罗斯**是美国非常得宠的历史学家。他创作畅销小说**速度飞快**，让读者目不暇接，他不仅是好莱坞大片的**创作源泉**，更因写下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最佳总统传记而**广受赞誉**。不料，现如今却爆出他的五部作品过度的借鉴了其他历史学家的专著（对此他解释说“我又不是在写博士论文”，那时自然喽，靠别人的作品是不可能获得博士学位的）

现在安布罗斯想必可以略松一口气了，因为舆论已将焦点对准另一位剪贴高手多丽丝卡恩斯 古德温，她是美国电视节目的常客，对于诸如林顿 约翰逊或者亚伯拉罕 林肯等人的奇闻轶事总能**侃侃而谈**（前者与他熟识，后者是**他下一部巨著的主角**），(1) **但他对剽窃指控的处理可能比指控本身更糟糕**。上个世界八十年代末，她用钱打发了一名被剽窃作者，让其保持沉默。如今在解释自己抄袭举动时，她申辩道当初不得不依赖手抄笔记，很多历史学家都亦如此。只是并未引起**轩然大波**而已。令人不解的是，本科生犯了同样的错误会被逐出校园，而古德温却仍是哈佛大学的校董事会成员之一。

来看看另类的剽窃者吧。对名家的其他指控也轰然而至。罪名一，**满口谎言**，约瑟夫 艾利斯，创作的有关美国开国元勋的著作堪称一流，他曾经对学生声称打过越战，然而实际上他“浴血奋战”的地方不过是学校的图书馆。罪名二，**道貌岸然**，保罗 克鲁格曼 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猛烈抨击布什政府与安然公司相互勾结，这位“无畏”的教授却同时笑纳了能源公司的贿赂 537, 500。罪名三，**欺世盗名**，咄咄逼人的哈副校长劳伦斯 萨默斯和黑人问题研究专家康奈尔 韦斯特之间争论不休，使得人们注意到后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过是**饶舌音乐**，**宗教辞汇**以及后现代结构主义**晦涩言语**的大杂烩，作为十七位被冠以哈佛顶级教授的一员，康奈尔 韦斯特带给我们的应该绝非如此。

这仅是几位**害群之马**而已吗？联邦法官理查德 波斯纳 在其《公共知识分子》（哈佛出版社）中认为，这是**整个学术的风气的败坏**，审视各类学者教授（不但是无良学者），波纳斯表示学士权威的影响力源于对公众的蒙蔽，**他们在某狭隘的专业专业领域里打拼，一旦功成名就，便在“查利 罗斯访谈秀”等节目上煮酒论英雄**。

话虽如此，同是受雇的知识精英，波斯纳未免有些偏激，名家也许是卑俗不堪的，但是至少还有两点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不无裨益的。首先，他们显然促进了思想的传播，使得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有机会从真正的权威那里获取信息，而(2) **不仅仅是靠平庸记者的捕风捉影，他们也使大学得以回报社会对它们的滋养，由枪手代劳的自传和极尽谄媚之辞的作品遍地都是，而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更青睐名家们的专著，这一事实也足以让我们欣慰**。

其次，它们有助于让学术界保留住人才，**伟大的人物甘愿忍受清贫来换取追求真理的机会，想想约翰 罗尔素岂会为五斗米而折腰**，当然凡人难免会为名利

所动，一点外财就会让有才华的教师在大学驻足。

赚取外财的代价是什么？这些学术明星不会负校方吗？也许会，跟其他一本正经的教授一样，韦斯特虽然善于做秀，但毫无疑问也是不少聪慧的学生慕名进入哈佛，有调查表明，同那些没有社会活动的教授相比，经常抛头露面的学者能更好的履行职责，除此之外，声名鹊起和学术低下没有必然联系，在红极一时之前，安布罗斯和古德温都曾以借用他人作品起家。

从根本上说，美国学术界的症结并不在于名家个人而是研究视野的狭隘化。(3)学者们总是手持放大镜沿着研究前沿匍匐前行，而对前方的广阔天地熟视无睹，经常将最有价值的课题演变为方法论的无畏争吵。平民知识分子们则能放宽视野，回复学术生命的活力。谁对美国的文学更有贡献：是哈罗德·布鲁姆还是千万个后结构主义者以及他们无聊的研讨？谁能更新美国的商业理念：是以未被任何名校聘用的管理学家彼得·布鲁克还是《批量供应连锁店管理杂志》的无数投稿人？

市场是指无形的手，(5)媒体曾将安布罗斯和古德温推向事业顶峰，如今却正让他们名声扫地，真正的名家积极传播学术研究成果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而那些欺诈之徒只会丧失他们最重要的名节，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 剽窃何罪

文学圈内的剽窃之风甚嚣尘上，借鉴和剽窃如何鉴定，虽有争议但却鸿沟分明。

人人都有这样的体验，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笑话，溜到嘴边，告诉在座的朋友，你以为他们会笑得前仰后合，喘不过气来，不了解换来的却是沉默，有人还无趣的说，噢，这个我也看过。

作家往往要等更长的时间才知晓自己的作品不再为自己专属，在很多批评家看来，下意识借用几乎等同于无声抢劫，但是这一现象在作家甚至是巨匠中亦是见怪不怪的，也许是因为借助于想象力的“夜间觅食”对文学是至关重要的。面对抄袭之风盛行，优秀的作家也变得谨小慎微，尽管出于本能大多数作家迫切需要保护自己问世的作品，甚至对被捉拿归案的剽窃者施以不怀好意的冷笑，但是他们也承认这确实是一个让人犯糊涂的沼泽地，模仿还是抄袭，借鉴还是剽窃，他们之间有广阔而又模糊的界限。

由于举证剽窃步履维艰，谋求法律上的赔偿当然就是奢望，受害的作者最多指望谴责剽窃者，但是谴责就会引起社会关注，关注则带来销量的攀升，最近一位尼日利亚作家称，一位法国女作家在其畅销小说中大段摘抄了他的获的布克文学奖的小说，剽窃意味着对他人作品进行有意的逐字逐句的复制，然而一个是英语，一个是法语，被剽窃的作品不是唯一来源，这一举证本身就为对方提供了辩护，在律师的建议下，他只得撤诉，然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个人的抗争总是风险重重，爱荷华州立大学大学教师尼尔·鲍尔斯，一位受害的诗人，在《追击剽窃者实录》中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一天，他收到来自加州的一份传真，是一期诗歌杂志的内页，他为过失的父亲所做的一首诗被略作改动后刊登其上，而署名却是大卫·琼斯。更为可怕的是，这一剽窃诗篇竟然能成功的刊登在其他好几种诗歌期刊上，遍及全国各地。一场激愤的调查开始了，结果发现该作者也曾抄袭过其他作家的作品，一些编辑对其遭遇深表同情，而另一些却置若罔闻，据他自己讲，他苦恼不堪，并为此失去了朋友，然而最后他通过

律师找到了这位剽窃者，然而得到的不过是剽窃者 100 美元的赔偿金和叫屈满天的声道歉。

版权和自我防卫不是作家寻求保护的唯一盾牌，广大的读者也是他们的守护神。当然，判断抄袭还是借鉴，还要靠学者们来明察秋毫。澳大利亚教授约翰·福娄就曾指责格雷姆·斯威夫照搬威廉·福克纳的东西。据福娄称，去年斯威夫的布克奖获奖作品《最后的遗言》从主题到创作手法都随意地照搬《我弥留之际》，甚至连内容都一样——人们如何处置私人。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有的章节独句成篇，有的章节只含有逐条列出的要点，不少章节含有多重叙事，这些风格在《最后的遗言》中如出一辙。但福娄本人认为，这仅是模仿，还不能算是剽窃，斯威夫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向来自密西西比州牛津城的前辈表示应有的尊重。

但是又有教授发话：小说家不必拘泥博士论文引用规范的条条框框。理查德·皮普斯控诉奥兰多·菲戈斯剽窃他的发现却没有加以应用说明，这使得两位著名的俄裔历史学家反目成仇。但是他们的问题不同于文学上的争议，小说诗歌的典故不同于学术引用，艾略特和庞德都曾搜罗出世界各地智者的语言构造自己的诗篇，他们称之为拼接艺术。艾略特倒是有时会标注出处，但总被人嘲讽为自命不凡，庞德的《诗篇》绝口不提他的粘贴出自哪位老师。

那么，服务于读者的诚实征引，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会质变为狡猾的窃取呢？当提到法国新浪潮的新电影的制作时，美国电影导演塞缪尔·福勒，一针见血，“他们偷得我们的东西，还说是向我们表达敬意”，模仿引用和借用，有意还是无意，这些问题径直把人引入泥潭。要么是严重的卖弄学问，要么是过度的自我放纵，人们还能找到一个安全的立锥之地吗？

动机是一个不可务实的因素，特别是诗人，他们往往在无意中模仿，因为诗歌的记忆性是散文所没有的，两年前汤姆·刚恩在伦敦朗读自己的诗歌时说，“我最担心有人站出来说我剽窃他人的文字，却以为他们是我的”

剽窃者和造假者都属于动机不纯，但有意思的是，而这又有所不同。上世纪平期，一些声明狼藉的造假者，如梅格伦，巴不得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是大师维米尔的，而剽窃者则希望将别人的作品据为己有。造假者有违真实，剽窃毁灭原创。

在某些抄袭的传统中，原创性及其近亲多样性不仅不被重视，反而以此为荣，经典文学的语篇的固定规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在西方写作中原创性和多样性是为人重视的，是对作者的考验。版权法虽起源自 16 世纪纸版书籍的流行，但对原创者的尊重却古已有之。所有的作家都痛恨荷马，因为他写尽天下文章，拉丁诗人，喜剧作家马提亚尔把自己的作品成为奴隶，而剽窃他们的作家就是诱拐者，西塞罗的朋友，学者马罗对普蒂图斯的剧作进行甄别，使其数量剧减，从 130 部缩到 20 来部。

大多数的读者渴望个性化的心声，那种真正来自善于阅读，深入思考，并且赋予想象之人的声音，现在人们更为清楚某种个性化的心声是如何造就出来的，作者要与编者打交道，作者有合作者和枪手，更不必说还有文坛巨匠可以借鉴，但是对于真正的诗歌和小说来说，个人的原创仍是最重要的。

不难想象，正是文学的两个极端使得文学交流日渐衰落，一端力求个性，原创，以致最终封闭迂腐，而另一端竭力重复，机械，陈词滥调，以致空洞无物，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作者和读者用参考和典故填筑的一个神坛，剽窃者正抽干深潭，借用者则将其归还——尽管未必会物归原主。